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七

唐白居易撰

翰林制誥四

凡六十八首

荅元義請上尊號表

朕自君臨運逢休泰時歲豐稔光醜珍夷此皆宗社降
靈忠賢宣力顧惟寡德敢受鴻名卿中發懇誠上尊美
號雖屬人望難貪天功宜悉所懷勿固為請

荅薛萃賀生擒李錡表

朕自嗣耿光每多惕厲念必先于除害志無忘於安人
李錡大負國恩自貽天罰師徒未動于疆場音亦父子俱
肆於市朝信上天之禍淫與率土而同慶省視來表深
鑒乃誠所賀知

與薛萃詔

勅薛萃楊君靖至省所陳謝具悉卿勤王之節徇公滅
私事主之誠移忠資孝苟非褒贈何以顯揚且清白之

風既自家而刑國則寵旌之澤宜因業以流根式遵追
遠之經用表教忠之訓是為禮典煩致謝章

與嚴礪詔

勅嚴礪薛光朝至所陳謝具悉卿徇公竭誠臣節克著
揚名濟美子道有光教忠既本于義方追遠宜崇於禮
命俾優褒贈爰慰孝思秩貴冬官以表過庭之訓封榮
石窳_{居效切}用旌徙宅之賢雖示新恩允符舊典遠煩陳
謝深見懇誠

與餘慶詔

勅餘慶省所謝陳具悉卿累居袞職時謂盡忠自尹洛
師日聞報政臣節既彰於宣力子道莫大於揚名俾光
孝思爰舉禮命榮褒冢宰寵賁幽靈式是彝章豈為私
渥有煩陳謝深見誠懷

荅黃裳請上尊號表

朕以薄德嗣守丕圖不敢荒寧以宏理道幸屬歲時豈
稔允冠臬夷風雨不愆禮圓丘而報本雷霆未震豐

許

切與繫同太社而服刑斯皆十聖降靈幽贊寡昧百辟叶德

馴致和平永惟宏名實懼虛美御上稽祖訓下酌羣情
陳獻表章請加徽號暨于王公卿士降及耆艾緇黃咸
一乃心各三其請朕嘗以宰元化者曲成於物法天道
者從欲於人雖恤隱泣辜未臻三五之化而樂推欣戴
難違億兆之心德非稱焉讓不獲已勉從所請深愧于
懷

與從史詔

勅從史楊幹至省所奏今月七日到潞城縣降雪尺餘
兼奏耆老等詣闕請欲立碑并手疏通和劉濟本末事
宜者具悉卿分朕之憂求人之瘼時降大雪豐年表祥
豈惟澤及土田將使物無疵厲休慶斯在慰望良深耆
老等遠詣闕庭請立碑記尋已允許當體誠懷以旌政
能無至陳讓知卿協比其鄰翼戴為意陳此手疏發於
血誠忠懇彌彰嘉嘆不已永言臣節何日忘之想當知
悉

與韓臯詔

勅韓臯省所陳賀具悉卿朕自守睿圖每思寬政慮先
禁暴念在措刑李錡負國反常阻兵干紀未勞師旅已
就誅夷卿宣力納忠秉心嫉惡遠陳慶賀深見懇誠想
宜知悉

與元衡詔

勅元衡卿立身許國竭力匡君人之具瞻予所嘉賴凋
殘是恤遠藉宣風之能利澤所資暫輟為霖之用慈和

既敷于兵後惠信當洽于言前永念忠勤豈忘寤想計卿行邁已到西川涉遠冒寒固甚勞頓勉加綏撫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荅李杆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自臨萬邦僅經三載位雖託於人上化未洽於域中永念眇身敢當大號卿等義深宗室忠盡君親一其情誠三有陳獻迫以人望厭于天心遂抑所懷勉從其請固辭而事非獲已撫德而何以堪之再省謝章彌增惕

屬

荅馮伉請上尊號表

朕統承大寶時屬小康代謀而吳蜀克清示信而華夷
有截斯皆宗社垂祐天地降和非予沖人所能馴致卿
上措十聖之訓下酌萬人之心以為不讓強名未傷於
體道屈已循物何爽于至公遂抑素懷俯從衆望雖鴻
名未稱每勞躋地之心而人欲下從即爽法天之德勉
依勤請良用愧懷

荅長安萬年兩縣百姓耆壽等謝許上尊號表
朕每念雍熙慙未及於億兆永言徽號讓已至于二三
而文武具寮縉黃庶老懇陳誠款明引訓謨開予以天
地無私之心起予以聖宗不易之訓以大道者無求於
物物尊而不辭至公者非欲其名名立而不讓迫於固
然之禮不得已而許之卿等誠至感通義深欣戴再煩
陳謝並用愧懷

荅元素謝上表

卿用兼文武識合變通輟綱領于中朝授麾幢於外閫
吏能足以惠物將略足以董戎人望所歸予心是賴知
卿已到本鎮當慰疲人深藉撫綏之方以安凋弊之俗
日期報政歲望成功勉勤所圖用副朕意

荅韓臯請上尊號表

銷沴致和幸逢昌運加名建號豈稱眇身而文武具寮
黎獻庶老引古今之明訓陳億兆之懇誠謂德有所歸
謳謌不可以苟讓謂功有所獻徽號不可以固辭遂抑

中懷俯從衆望庶增修乎茂實冀克副於鴻名卿發誠
自中歸美于上勉依所請彌愧于心

荅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朕以眇身嗣于丕業心雖勞於惕厲化未及於雍熙永
惟強名實懼虛美上自一二元老下及億兆黎人大洽
詢謀明徵典訓增予以巍巍之號感予以顯顯之誠既
迫所懷俯從其請御義深奉上志切戴君再省謝陳彌
增愧惕

與顏証詔

勅顏証戴岌至省所賀及謝王國清充五嶺監軍具悉
卿職在撫綏任兼備禦公勤夙著聞望日彰言念于懷
豈忘寤寐乾象昭感壽星垂文與時相膺有道則見顧
慙非德何以當之卿戎旅事殷宜有監領益為常例煩
至謝陳想宜知悉

與從史詔

勅從史省所陳謝追贈亡母并舉薦韋悅具悉卿推誠

奉國積慶成家既彰盡節之忠宜洽流根之澤雖祿難逮養已闕靈于九原而孝在顯親宜旌賢於三徙俾崇封贈以極哀榮韋悅既有才能又所諳委卿即發遣令赴闕庭卿之忠誠朕所識察豈待陳露然後知之載覽來章益嘉懇切想宜知悉

與李安詔

勅季安省所陳請具悉卿朕纂承鴻業司牧蒼生僅致小康未臻大化實慙薄德未稱崇名而華夷兆人內外

羣后屢有勤請難於固違卿遠獻表章明徵典訓納忠
於上歸美於君勉從懇誠良用愧悵儲貳者上繼宗祖
下貞邦家心豈暫忘事或未暇尚阻來請當體所懷

與高固詔

勅高固卿奉國戴君必竭忠節統戎護塞克著勲勞自
領藩垣委之心膺忠懇之志久而益彰欽歎在懷何嘗
暫忘以卿一從軍旅多在邊陲歲月積深勤勞滋久所
宜出入中外周旋寵光今授卿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

大夫兼右羽林軍統軍以端揆之崇兼環衛之帥遂卿望闕之戀表朕念功之心仍賜卿官告卿宜即赴闕庭想宜知悉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曰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雖之體進退得婉孌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顏以顧德蘭幽有香守明

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
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晨爰申奠醑以爾
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宓妃之容姿故塋
于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

洛浦原在
長安界

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二十六日己卯
嗣皇帝臣稽首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天元皇大帝
伏以今年司天臺奏正月三日祀上帝于南郊佳氣充

塞四方溫潤祥風微起廬州申連理樹一株彰義軍節
度使進白鳥一鄭滑觀察使奏瑞麥五科司天臺奏六
月五日夜鎮星見河陽節度使進白雀一荆南節度使
申連理樹一本山南西道觀察使申嘉瓜一枚司天臺
奏六月十三日夜老人星見河南府申芝草兩莖司天
臺奏冬至日佳氣充塞瑞雪祁寒者臣嗣承丕圖肅恭
寅畏祖宗垂慶佳瑞薦臻虔奉禎祥伏深祗惕今時惟
玄律節及季冬仰薦明誠敬率恒典謹遣攝太尉司徒

平章事杜佑薦獻以聞謹詞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奏請上尊號及建儲闡賀誅李錡
并進馬者具悉卿朕以寡德祇嗣丕圖雖致小康豈稱
大號迫於人望遂抑予懷永惟強名實愧虛受儲貳者
上繼宗祖下負邦家心非暫忘事或未暇尚阻來請宜
體所懷李錡包藏亂心奮發兇德不勞征討自就誅夷
想卿忠誠倍以為慰所進馬馴良可尚服御且閑取其

戀主之心足表為臣之節再三省覽嘉歎久之想宜知悉

荅百寮謝許追遊集宴表

在昔哲王居于人上推其憂樂與衆共之頃屬三光薦興二載連獲凡百有位咸一其心誠念嘉謀共致昭泰今四表無事三農有年思與羣情同其具慶是宜削苛察之前弊煦寬裕之新恩仁及下而啓迪歡心澤先奏而導迎和氣昨逢多故主憂且使臣勞今致小康上安

則宜下樂庶欲解人之愠粗伸推已之恩豈曰殊私煩
於陳謝

荅李扞謝許遊宴表

朕自御萬方僅經三載運逢休泰俗漸和平當朝野無
虞之時見君臣相遇之樂是故去滋彰之化宏優貸之
恩近自宗親下及士庶賜其宴衍遂以優遊蓋以已之
所安思與人之共樂雖夕惕而若厲每戒志於無荒賜
春遊以發生宜助時而有慶卿等榮崇宗寺恩重本枝

省所謝陳彌嘉誠懇

荅劉濟詔

勅劉濟省所奏茂昭送卿管內百姓殷進能等七人奏
前後事由具悉卿為國大臣與君同體寡而得衆忠以
忘身每循公而滅私能虛懷以容物與茂昭疆場音之
事小有違言曲直是非朕已明辨卿外崇藩翰內贊謨
猷念屈已以為心或難容忍思戴君而是力宜務叶和
勉卿寬裕之懷助朕含弘之化想宜知悉

與柳晟詔

勅柳晟卜英琦至省所奏慶雲并進圖者具悉昌運將
開祥符先見發自和氣聚為卿雲捧日而五色相宣垂
天而萬物咸覩斯為嘉瑞宜契昇平朕方致小康未臻
大化受茲方貺祇惕良深卿以誠事君推美奉上獻輪
困於圖畫陳懇款於表章披閱再三彌增嘉嘆

荅薛萃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卿久踐吏途累聞能政及居藩鎮尤見忠勤訓導而羣

黎向方廉察而列郡承式實嘉乃績每簡予心宜遷雄
劇之藩以廣循良之化勉於為理副朕所懷所謝知

上元日嘆道文

道本無象功成強名生一氣之先為萬物之母吹煦寒
暑陰陽節而歲功成輔相乾坤上下交而生物遂故能
早蕃動植啓廸雍熙邦家保安夷夏咸若今以時殷獻
歲節及上元女道士某等奉為皇帝焚香行道敬修功
德伏願聲聞紫極丕降玄休大庇羣生永康四海流光

垂慶億萬斯年

畫大羅天尊讚文

道用無窮統之者大聖神化不測感之者至誠非圖像
無以示儀刑非供養無以展嚴敬故一念一禮而福隨
之畫大羅天尊者奉為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
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風嗣清淨之理志在善繼
心維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繪事粹容儼若真相炳焉憑
志誠而上通垂景福而下濟詞臣奉詔恭為讚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率土瞻仰在天照臨蓄為精誠發
為圖畫如從大羅應念而下

荅朱仕明賀冊尊號及恩赦表

朕以寡德嗣承睿圖俯從衆誠勉受鴻稱慶之大者豈
在予一人推而廣之宜及爾萬姓爰因受冊之禮遂施
作解之恩俾與羣生同斯大慶卿盡忠訓旅推美奉君
省茲賀陳深見誠至

祭咸安公主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
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長公主觀濬毗伽可敦
之靈曰惟姑柔明立性溫惠保身靜修德容動中規度
組切摠五糾詳倫切之訓既習於公宮湯沐之封遂開於國

邑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承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九
姓遠修好信既申協比之姻殊俗保和實賴肅雍之德
方憑福履以茂輝榮宜降永年遽歸長夜悲深訃告寵
極哀榮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之曲空傳

歸路雖遙青塚之魂可復遠陳薄酌庶鑒悲懷嗚呼尚
饗

與仕明詔

卿久鎮邊防初膺閫寄式旌勤効俾洽恩榮褒德念功
故進封以示寵忠誠亮節宜因實而錫名既表新恩亦
惟舊典今改封卿丹陽郡王仍改名忠亮勉勤乃事以
副所懷想宜知悉

與崇文詔

勅崇文段良玘至省所謝亡妻邑號具悉卿有濟時之
勲寵居衮職士政承積善之慶列在王官俾洽恩光故
加褒贈念梧桐之早落不及夫榮追采蘋之遺芳宜從
子貴式崇寵命以賁幽靈省茲謝章良用嘉歎

祭張敬則文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二十七日丁未皇
帝遣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鳳翔節度使贈某
官張敬則之靈惟爾挺武毅之質負將帥之才名以忠

聞位由勤致自膺閫職益茂勲猷葺疲氓威吞黠虜
一方膏雨千里長城繼博望之功勞能恢代業傳子房
之籌略不墜家聲方誓山河遽捐館舍逝川無捨遠日
有時徽績空存書旗常而描美音容不見聽鼙鼓而增
思永念忠勤彌深軫悼往陳遣奠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與希朝詔

勅希朝劉忠謹至省所奏沙陀突厥共一千八百七十
人并駝馬器械歸投事宜具悉卿以將帥之才鎮華夷

之要憂勞為國忠勇忘家聲動寇戎塵清封略突厥等
嚮風輸款率屬來賓雖慕我懷柔遠無不至亦因卿威
惠導之使來念其歸投宜有優賜今賜衣服及匹段等
自首領已下卿宜等第給付其部落家口等遠經跋涉
宜稍安存以勸歸心用副注意

與元衡詔

勅元衡省所奏當管南界外生蠻東凌六部落大鬼主
苴春等以所管子弟百姓等二千餘戶請內屬黎州并

奏南路蕃界消息者具悉卿以文武之才兼將相之任
仁和下布黎庶獲安威惠旁流蠻夷率附勲勤斯著倚
賴彌深欽矚之懷豈忘寤寐生蠻部落苴春等久阻聲
教遂此歸投願屬黎州請通縣道勉於撫慰以勸將來
所奏蕃界事宜具已知悉戎虜雖聞喪敗封疆不可無
虞亦宜隄防用副憂矚

與陸庶詔

勅陸庶省所奏當管新開福建陸路四百餘里者具悉

卿望重周行寄分越徼嘉聞素著茂政累彰況勤可使
人智能創物廢驚波之路開砥石之途捨舊謀新以夷
易險財力不費商旅斯通惠既及人動非擾下績用可
尚欽嘆良深

荅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京兆
表

卿男從史為國重臣自領大藩厥有成績公忠茂著政
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勲賜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

必旌是國舊章非予私渥昨又請移鄉貫願隸京邑家聲並振臣節逾章雖清望標門崇冠山東之族而丹心戀闕恥為關外之人載省懇誠彌深嘉嘆所謝知

與宗儒詔

敕宗儒卿邦家楨幹班列羽儀嘗作股肱弼諧無怠及司管籥鎮靜有方欽重之懷寢興不捨春宮之長非賢不居既簡朕心亦符人望今授卿禮部尚書并賜官誥往除餘慶東都留守卿宜便與交割即赴上都想宜知

悉

與希朝詔

勅希朝省所奏党項歸投事具悉卿邊隅寄重閫外事
繁威行而軍聲外揚信及而我心內附動皆展效進必
盡忠勞績彌彰倚望尤切党項拓跋忠敬等項雖為盜
今已經恩懼而歸投情可容恕許其後効以補前非卿
宜安存無使疑懼其磨梅部落等尚能繼至亦許自新
宜加招諭令知朕意

與韓弘詔

勅韓弘任光輔至省所陳請具悉卿文武全畧邦家重
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績輯寧百姓嚴整三軍使予無憂
惟爾之力省茲章奏懇願朝宗誠嘉深衷難遂勤請朕
以梁宋之地水陸要衝運路咽喉王室藩屏人疲易散
非卿之惠不能安師衆難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今衆方
悅附人又知歸鎮撫之間事難暫輟雖戀深雙闕積十
年而頗勞然倚為長城捨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

腹心宜體所懷即斷來表

荅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卿道贊謨猷功成輔弼師損克承訓義雅有令名豈惟
賞延兼以能選班行久次頗積功勤郎署稍遷未為渥
澤省茲章奏深見懇誠所謝知

與嚴礪詔

勅嚴礪省所奏進蒼角鷹六聯具悉卿任重列藩寄兼
外閫事皆奉上動必竭誠時屬勁秋致茲鷙鳥調習成

性進獻及時取其効用之能足表盡忠之節

與韓弘詔

勅韓弘卿苦心奉國極慮撫人惠彼一方于茲十載歷
展勤王之効累陳戀闕之誠才以任彰節因事著不加
殊寵何表成功夫外擁旌旄爪牙之任重內叅台衮股
肱之寄深以爾一心授茲二柄永言倚賴當副誠懷今
除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等使餘並
如故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荅王鏐陳讓淮南節度使表

卿自領大藩累彰殊効惠安百姓表正一方雖懸闕誠
深然殿邦寄切既執圭而肆覲宜返旆而勞旋况淮海
要衝旌旄重任永言共理已有成功方注意于撫綏何
滯誠而陳讓難允來請宜體所懷

荅韓弘讓同平章事表

致理之道審官為先以卿有文武之才故授卿以將相
之任所冀外為藩翰張爪牙之威內贊謨猷宣股肱之

力僉諧允屬衆望攸歸方注意於安危何執謙而陳讓
所進官告今却賜卿無或再辭即斷來表

畫大羅天尊讚文

唐元和己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奉為
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
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電繞樞而夜明雷出
震而時泰皇帝孝敬寅畏憂勤勞謙以謂無疆之休雖
肇自于元聖莫大之慶思廣被于羣生爰命國工俾陳

繪事真相儼若玄風穆如疑從大羅感聖而降至誠上
通於一德景福旁濟於萬靈休命耿光自茲無極詞臣
承詔恭為贊曰

大羅天兮高不測浩無倪兮杳無極中有聖兮無上尊
惟玄德兮可升聞圖相好兮仰高真誠上感兮福下臻
俾百祥兮與萬壽配聖日兮而長新

荅韓弘再讓平章事表

將相兼委實難其人非其德不可謬承當其才不在懇

讓朕非虛授卿勿固辭宜斷來章即奉成命已具前詔
當體朕懷

畫元始天尊讚并序

元者諸天之先始者萬靈之母混而成一強以為名至
哉無上尊得以是為號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
文皇帝在九仙之月過八音之日也皇帝教弘玄訓業
奉真宗承文祖之貽謀申孝孫之誠敬以謂元始天尊
者真儀不遠隨相而生神用無方應念而至故命設繪

素展儀刑五彩彰施七寶嚴飾所以表當宁之瞻仰感
在天之聖神通玄應於希夷集靈祐于盱眙許兩切詞臣
承命跪唱讚云

玄聖何在天上天欲往從之宵無緣命工設色五彩宣
忽如真相見于前聖應聖兮玄又玄薦百福兮垂萬年

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

并序奉勅撰

高昂字敖曹渤海蓆他歷切人也姿體甚異膽力過人累

經戰伐皆著功績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其勇敢忠壯冠于一時時稱為名將後竟以攻戰死于王事年四十八贈太尉謚曰忠武贊曰

教習之容好配子羽生揚勲烈死謚忠武武不顧身忠不忘主誠哉選士無以貌取

與驃國王雍羌書

勅驃國王雍羌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隣之善謀秉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庭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

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并御男舒難陀那及元
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告往至宜領之此所以
表卿勲勤申朕恩禮敬受新命永為外臣勉弘令圖以
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
平安官吏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與李安詔

勅李安劉清潭至省所奏貝州宗城縣百姓劉宏為母
病割股充祭事宜具悉卿任重弼諧寄深鎮守勤撫綏

之政贊燮理之功至使部人忘身展孝雖因心有感誠
化我之時風而率下可知足表卿之理行省茲陳奏欽
嘆良深

荅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三川封畿實重其任貳職綱紀亦難其人卿素懷器能
累著聲績亞理以明慎選專領以展長才知己下車當
親撫綏佇聞報政用副憂勤所謝知

代忠亮荅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奉勅

撰

大唐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丹陽郡王朱忠亮致書大藩東道節度使
論公都監軍使論公麾下專使辱問悚慰良深國家與
吐蕃代為舅甥日修鄰好雖曰兩國有同一家至于封
疆尤貴和叶忽枉來問稍乖素誠雖有過言敢以表告
來書云頻見燒草何使如然者至如時警邊防歲焚宿
草益是每年常事何忽今日形言況牛馬因風猶出疆

以相及草木延火縱近境而何傷遽懷異端未敢聞命
又云去年忽生異見近界築城者且國雖通好軍不徹
警言近邊修緝彼此尋常況城是漢城地非蕃地豈乖通
理何致深疑靜言思之誰生異見頃當報牒彼已息訟
今又再言寧無慙德又云皇天無親有德即輔者皇帝
君臨萬方迨及四載道光日月德動乾坤南北東西化
無不及若非皇天輔德明神福仁西域何為歸誠南蠻
何為慕化風雨何因大順歲時何因屢豐則神助天親

可明驗矣彼若無故生疑無端結怨但思小利不務遠
圖則咎孽之生恐不在此永言取笑却請三思又云漢
之臣下頻有叛逆者近以吳蜀小寇暫肆猖狂未及討
除尋以殄滅皇威不露妖氛自清豈假彼蕃遠思傍助
忠亮謬蒙恩渥叨在藩垣恭守邊隅幸鄰封壤縱未能
為漢名將亦不可謂秦無人輒獻直言以祛深惑願推
誠信同保始終各勉令圖以求多福歲暮嚴冬惟所履
安勝遠垂惠貺愧佩殊深今因押衙迴亦有少荅信具

如別紙恕輕斟也不具忠亮敬白

與南詔清平官書

勅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首段谷普
李昇傍鄭蠻利等段史倚至知異年尋喪逝朕以義重
君臣情深軫悼卿等哀慕所切當何可任又知閣勸繼
業撫人輸誠奉教蒸黎咸乂封部獲安皆是卿等同竭
忠謀佐成休績永言及此嘉慰良深勉終令圖以嗣遐
矚今遣諫議大夫兼御史中丞段平仲持節冊命閣勸

想當悉之卿等各有少信物具如別錄至宜領也春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荅王鶚賀賑恤江淮德音表

水旱流行江淮艱食朕明申詔旨親遣使臣蠲其逋租賑以公廩爰與利物之利用表憂人之憂庶俾疲民均霑惠澤卿克勤乃職共理為心省茲賀陳深見誠意

與茂昭詔

勅茂昭盧校至省所陳奏具悉卿翼戴君親出入將相

久專戎閫累覲王庭忠勞必竭其智謀誠懇每形於章表近者志在憂國慮及安邊請率精兵親防黠虜朕以卿當管軍鎮寄重事殷實藉撫綏用安封部雖未允所請而深嘉乃誠今又密奏恒州具中事體曲盡忠勤之節備知丹赤之心言念再三發于嗟嘆眷重之至併在予懷想宜知悉

與潘孟陽詔

勅孟陽卿夙懷才畧早振聲猷歷踐班行累彰績効自

守關輔克舉藩條惠及蒸黎威行軍鎮永言所任未展
其能朕以東川蜀門重鎮獎承軍後雄壓險中思得忠
勤之臣撫此凋殘之俗量才注意無以易卿今授卿劍
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并賜官告往想宜知悉

荅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古先聖王託于上與百姓同其欲與天下共其憂唯
推是心可底于道朕臨御萬國迨茲五年惕厲之懷雖
勤于夙夜愆伏之候猶害於歲時思革弊以救災在濟

人而損已是用欽刑緩死責已卹貧罷郡國之貢珍省
宮殿之煩費延春令而布仁行惠先南風而解愠阜財
庶憑歡心以召和氣卿等或匪躬獻替或悉力弼諧啓
沃之間已申霖雨之用燮理之際佇見陰陽之和各宜
勉之以輔予理所賀知

荅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朕統承鴻緒子育蒼生累歲有秋今春不雨在陰陽之
數雖有盈虛為父子之心敢忘惻隱俾除人弊以盪歲

災卿等任重宗卿恩連屬籍省茲陳賀深見忠誠

荅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

朕以時陽外候春澤愆期思備旱之方無如貶省務動
天之德莫若精誠是以修己卹人去煩節用冀荅天戒
以致時和卿志竭邦家職修軍衛省茲表章深用嘉之
所賀知

與迴鶻可汗書

皇帝敬問迴鶻可汗夏熱想比佳適可汗有雄武之姿

英果之畧統制諸部君長一方纂承前修繼守舊好故得邑落藩盛士馬精強連挫西戎永藩中夏況嚮風之義每勤于朝聘事大之敬常見於表章動皆由衷言必合禮朕所以深嘉忠款遐想風規至於寢興不忘嘆矚勉宏令德用副誠懷達覽將軍等至省表其馬數共六千五百匹據所到印納馬都二萬匹都計馬價絹五十萬匹緣近歲以來或有水旱軍國之用不免闕供今數內且方圓支二十五萬匹分付達覽將軍便令歸國仍

遣中使送至界首雖都數未得盡足然來使且免稽留
貴副所須當悉此意頃者所約馬數蓋欲事可久長何
者付絹少則彼意不充納馬多則此力致歉馬數漸廣
則欠價漸多以斯商量宜有定約彼此為便理甚昭然
況與可汗禮在往來義存終始親鄰既通于累代恩好
益厚于往時所以萬里推誠期于一言見信遠恩明智
固體朕心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
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人檢校其見撚拓勿

施鄔達于等今並放歸所令帝德將軍安慶雲供養師
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充檢校功德使其安立
請隨般次放歸本國者並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
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並各有賜物至
宜准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並存問之遣書指
不多及

與韋丹詔

勅韋丹竇從直至省所陳賀并奏江饒等四州旱損其

所欠供軍留州錢米等並已放免又奏權減俸及修造
陂堰并勸課種蒔粟麥等事宜具悉朕頃緣時旱慮害
農功雖推咎已之心敢望動天之德而未逾浹日膏澤
沛然仰荷玄休俯增祇惕卿喜深稱慶忠切分憂既覽
賀陳兼詳奏請至如蠲逋以卹人隱減俸以濟軍須抑
末業而移風務茲菽麥防旱年而歉雨修利陂塘皆合
其宜並依所奏非卿公勤奉上仁惻發中則共理之心
不能至此再三興歎一二難申勉于始終以副朕意想

宜知悉

與從史詔

敕從史史澣至省所陳謝具悉卿亡父早踐班榮久著
偉績永言褒贈自叶典常况卿孝友承家勤勞事國念
茲忠節皆稟義方將慰匪我之心宜流自葉之澤豈為
殊渥頻至謝章

荅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朕以春候發生歲功資始順陽和而布政賑貧乏而勸

農載念罪人因除弊事隨其所利施以為恩富庶之端
實漸于此卿等義敦宗戚誠竭君親省茲賀陳用增嘉
歎

與孫璿詔

敕孫璿劉德惠至省所進隴右地圖兼進戰車陣圖車
樣及奏陳收復河湟事宜者具悉卿尹茲右輔固乃西
疆創制戎車繕修軍實思收故地誓立殊勲載覽陣圖
兼詳所奏誠得開邊之畧益加報國之心斯謂盡忠彌

增注意眷言所至無忘于懷

與李良僅詔

敕李良僅卿久在軍門習知邊事居常恭恪動必忠勤
眷乃才良可分憂寄今授卿延州刺史兼安塞軍使并
賜官告往延州既兼軍鎮且雜蕃戎防遏撫綏兩須得
所宜勉所任用副朕懷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朕勤求人隱恤卹農功念播植之時必資首種慮懸罄

之日多乏見糧將便公私宜從歛散卿等名登庶老業
守先疇各勉農人以副朕意所謝知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八

唐白居易撰

奏狀凡十首

初授拾遺獻書

元和三年進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
頓首謹昧死奉書于施展音倚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

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前充翰林學士者臣與崔羣同

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
詳覽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
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庭諍其選甚重
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
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
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
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
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

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
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闇懦所宜
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煙
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
先霑中殿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慙夕惕已
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伸微効又擢清班臣所
以授官已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
以荅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

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于道便于時故天下之心顯顯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今後萬一事有不利于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闕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論制科人狀

近日内外官除改及制科人等事宜

右臣伏見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警遠近之情不無
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
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
謂為狂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為關外官揚於陵以考策
敢收直言者故出為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為
果州刺史裴均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

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為虢州司馬盧坦以數事舉為人所惡因其彈奏小誤得以為名故黜為左庶子王播同之亦停知雜臣伏以裴均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故比來衆情私相謂曰此數人者皆人之望也若數人進則必君子之道長若數人退則必小人之道行欲卜時事之否臧在數人之進退也則數人者自陛下嗣位已來並蒙獎用或任之耳目或委以腹心天下人情日望致理今

忽一旦悉踈棄之或降于散班或斥于遠郡設令有過
猶可優容況且無瑕豈宜黜退所以前月以來上自朝
廷下至衢路衆心洶洶驚懼不安直道者疚心直言者
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
垺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媒孽本
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
獻所聞所聞皆虛陛下得不明辨之乎所聞皆實陛下
得不深慮之乎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

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臣又聞君聖則臣忠上明則下直故堯之聖也天下已太平矣尚求誹謗以廣聰明漢文之明也海內已理矣賈誼猶比之倒懸可謂痛哭二君皆容納之所以得稱聖明也今陛下明下詔令徵求直言反以為罪此臣所以未諭也陛下視今日之理何如堯與漢文之時乎若以為及之則誹謗痛哭尚含容而納之況徵之直言索之極諫乎若以為未及則僧孺等之

言固宜然也陛下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德宗皇帝初即位年亦徵天下直言極諫之士親自臨試問以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著議宏羊可烹此皆指言當時在權位而有恩寵者德宗深嘉之自第四等拔為第三等自畿尉擢為左補闕書之國史以示子孫今僧孺等對策之中切直指陳之言亦未過于穆質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承耿光之道也書諸史策後嗣何

觀焉陛下得不再三省之乎臣昨在院與裴垕王涯等
覆策之時日奉宣令臣等精意考覆臣上不敢負恩下
不忍負心唯秉至公以為取捨雖有讐怨不敢棄之雖
有親故不敢避之唯求直言以副聖意故皇甫湜雖是
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
有狀具以陳奏不意羣心嗷嗷構成禍端聖心以此察
之則或可悟矣儻陛下察臣肝膽知臣精誠以臣此言
可以聽採則乞俯迴聖覽特示寬恩僧孺等准任例與

官裴均等依舊職獎用使内外人意歡然再安若以臣
此言理非允當以臣覆策事涉乖宜則臣等見在四人
亦宜各加黜責豈可六人同事唯罪兩人雖聖造優容
且過朝夕在臣懼惕豈可苟安敢不自陳以待罪戾臣
今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
惜身不言豈唯上孤聖恩實亦下負神道所以密緘手
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

論于頔裴均狀

于頔裴均欲入朝事宜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為陛下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光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三二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懼承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于四方矣夫謀宜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

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衆心收衆望在調馭之
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
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
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
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減削軍府割剝疲人每一
入朝甚于兩稅又聞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
荆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
上權貴之有餘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

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賄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為請以戀闕為名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即得重位要大權即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為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即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為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即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況必求之乎大權不得與況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既得則

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為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忿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倖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今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里之勢勢親則疎者不敢諫

權重則羣下不敢言臣慮于頓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況其已來乎臣恐于頓未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況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頓身是大臣子為駙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為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

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
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況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
多不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
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倘言而得罪亦臣所甘
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
奏聞謹奏

論和糴狀

今年和糴折糴利害事宜

右臣伏見有司以今年豐熟請令畿內及諸處和糴令收賤穀以利農人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西和商量然後交易也比來和糴事或不然但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于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人倘依前而行臣故曰有害無利也今若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于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以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利害之間可以

此辯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也二端取捨伏惟聖旨裁之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甚為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于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折損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于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

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閭
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領
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觀臣頃者常欲䟽此人病
聞于天聰踈遠賤微無由上達今幸擢居禁職列在諫
官苟有他聞猶合陳獻况備諳此事深知此弊臣若緘
默隱而不言不惟上孤聖恩實亦內負夙願猶慮愚誠
不至聖鑒未迴即望試令左右可親信者一人潛問鄉
村百姓和糴之與折糴孰利而孰害乎則知臣言不敢

苟耳或慮陛下以敕命已下難于移改以臣所見事有不然夫聖人之舉事也唯務使人唯求利物若損益將半則不必遷移若利害相懸則事須追改不獨于此其他亦然伏望宸衷審賜詳察謹具奏聞謹奏

論太原事狀

三件

嚴綬 輔光

右嚴綬輔光太原事迹其間不可遠近具知臣前日對時已仔細面奏今奉宣輔光已替嚴綬續追此皆聖鑒

至明左右不能惑聽合於公議斷自宸衷內外人心甚為愜當其嚴綬早須與替不可更遲緣與輔光久相交結軍中補署職掌比來盡由輔光今見別除監軍小人乍失依託或恐嚴綬相黨曲為妄陳軍情事宜之間須過防慮伏望聖恩速令貞亮赴本道便許嚴綬入朝

貞亮

右貞亮原是舊人曾任重職陛下以太原事獎使替輔光然臣伏聞貞亮先充汴州監軍日自置親兵數千又

任三川都監日專殺李康兩節度使事迹深為不可為
性自用所在專權若貞亮處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
雖將追改難以成功其貞亮發赴本道之時恐須以承
前事切加約束令其戒懼此事至要伏惟聖心不忘

范希朝

右希朝前在振武威令大行至今蕃戎望風畏伏况又
勤儉信實所在士卒歸心今若太原要人無出希朝之
右伏恐聖意慮其有年臣又訪聞希朝筋力猶堪駁使

但且令鎮撫必愜軍情待其一二年間威制成立然後擇能者則必易守成規則雖老年事須且用其靈武比太原雖小亦是要鎮如納臣愚見伏恐便須擇人與希朝相代謹具奏聞

奏請加德音中節目

二件

緣今時旱請更減放江淮旱損州縣百姓今年租稅

右伏以聖心憂軫重降德音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放

租稅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去年錢米伏聞所放數
內已有納者縱未納者多是逃亡假令不放亦徵不得
况旱損州縣至多所放錢米至少百姓未經豐熟又納
今年稅租疲乏之中重此徵迫人力困苦莫甚于斯却
是今年伏望聖恩更與宰臣及有司商量江淮先旱損
用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疲困之際降惻隱之恩
感動人情無出于此敢竭愚見以副聖心

請揀放後宮內人

右伏見大厯已來四十餘歲宮中人數稍久漸多伏慮
駭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虛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
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貴遂情
頃者已蒙聖恩量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
自太宗玄宗已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
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
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
見于今日矣非小臣愚懇不能發此言非陛下英明不

能行此事如蒙允許便請于德音中次第處分謹具奏
聞伏待聖旨謹奏

論于頔所進歌舞人事宜狀

右臣三五日來聞于時議云前件所進者並是于頔愛
妾被普寧公主闇欲選進今于頔所進事非獲已者臣
未知此說虛之與實再三思之皆為不可何則于頔自
入朝來陛下待之深得其所存其大體故厚加寵位知
其性惡故不與威權中外人情以為至當在於于頔亦

自甘心今因普寧奪其愛妾衆人既有流議于頔得以
為詞臣恐此事不益聖德在臣愚見豈敢不言伏見陛
下數月以來分別邪正所有制斷所有處置無不合於
公論無不愜于人情唯此一事實乖時體關於損益臣
實惜之今道路云云皆有此說是于頔自進亦恐外人
不知去就之間恐須却賜于頔內足以辨明聖意外足
以止息浮詞又令于頔有所感戴臣所聞所見如此伏
恐陛下要知輒敢密陳庶裨萬一謹具奏聞謹奏

論魏徵舊宅狀

李師道奏請出私財收贖魏徵舊宅事宜

右今日守謙宣令撰與師道詔所請收贖魏徵宅還與其子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于子孫合加優卹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宣便許臣分非宜况魏徵宅內舊堂本是宮中小殿太宗特賜以

表殊恩既又與諸家不同尤不宜使師道與贖計其典賣其價非多伏望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與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待聖旨謹具奏聞謹奏

論王鶚欲除官事宜狀

右臣竊有所聞云王鶚見欲除平章事未知何故有此商量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

功不合輕授王鶚既非清望又無大功若加此官深為
不可昨日裴均除平章事內外之議早已紛然今王鶚
若除則如王鶚之輩皆生冀望之心矣若盡與則典章
大壞又未感恩若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倖門一
啓無可奈何臣又聞王鶚在鎮日不卹凋殘唯務差稅
淮南百姓日夜無繆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
領入朝號為羨餘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
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鶚進奉而

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剥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錡邪故臣以為深不可也其王錡歸鎮與在朝伏望並不除宰相臣尚未知所聞信否貴欲先事而言或恐萬一已行即言之無及伏惟聖鑒俯察愚衷謹具奏聞謹奏

論裴均進奉銀器狀

右臣伏聞向外傳說云裴均前月二十六日于銀臺進奉前件銀器雖未審知虛實然而物議喧然既有所聞

不敢不奏伏以陛下昨因時旱念及疲人特降德音停
罷進奉天意如感雨澤應期巷舞途歌咸呼萬歲伏自
德音降後天下顙望遵行未經旬月之間裴均便先進
奉若誠有此事深損聖德臣或慮有人云裴均所進銀
器發在德音之前遂勸聖恩不妨收納以臣所見事固
不然臣聞衆議皆云裴均性本貪殘動多邪巧每假進
奉廣有誅求料其深心不願停罷必恐即日修表倍程
進來欲試朝廷嘗其可否何者前月三日降德音准諸

道進奏院報事例不過四五日即裴均合知至二十六日進物方到以此詳察足見姦情今若便容果落邪計况一處如此則遠近皆知臣恐諸道依前從此不守法度則是陛下明降制旨又自棄之何以制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臣反覆思慮深為陛下惜之伏唯德音節文除四節及旨條外有違越進奉者其物送納左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若此事果實則御史臺必准制彈奏諫官必諫宰相必論天下知之何俾聖政以臣所見

伏望明宣云裴均所進銀器雖在德音之前恐四方不知宜送左藏庫收納如此則海內悅服天下歡心事出宸衷美歸聖德又免至御史諫官奏論之然後有處置在于事體深以為宜伏願聖心速賜裁斷謹具奏聞謹奏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

五十九至
六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查瑩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程琰

謄錄監生_臣沈瑞錦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唐白居易撰

奏狀二

凡一十四首

論孫璿

神六切

張奉國狀

孫璿

右伏以鳳翔右輔之地控壓隴蜀又近國門最為重鎮承前以來多擇有功勲德望者為之節度使昨者孫璿

忽除此官臣緣素未諳知不敢輕議可否及制下之後甚不愜人心孫濤雖久從軍不聞有大功効自居禁衛亦無可稱至於姓名衆未知有縱有才畧堪任將帥猶宜且試於小鎮不合便授此重藩豈唯公議之間以為過當亦恐同類之內皆生倖心況今聖政日明朝綱日舉每命一官一職人皆側耳聽之則除授之間深宜重慎今孫濤已受成命未可遽又改移待到鳳翔觀其可否以後不可不審伏恐聖聰要知

張奉國

右奉國當徐州用兵之時已有殊効及李錡作亂之日
又立大功忠節赤誠海內推服近來將校少有比倫已
蒙聖恩授金吾大將軍以示獎勵以臣所見更宜與一
方鎮以感動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攝天下姦臣之心何
者奉國之事無人不知方鎮之榮無人不愛若奉國更
得節度使天下聞知人皆為貪寵榮誰不爭効忠順萬
一若一方有事一帥負恩則麾下偏裨競為奉國亂臣

賊子不敢不息一則明勸忠貞二則闇銷禍亂聖人機
柄正在於斯今奉國聞已有年亦宜速用事不可失臣
深惜之然以奉國未曾為理人官恐未可便授大鎮若
近邊次節度有要替處與奉國最為得宜謹具奏聞謹
奏

奏所聞狀

向外所聞事宜

右伏見六七日來向外傳說皆云有進旨令宣與諸道

進奏院自今已後應有進奉並不用申報御史臺如有
人勘問便仰錄名奏來者內外相傳不無驚怪臣伏料
此事多是虛傳且有此聞不敢不奏伏惟德音除四節
外非時進奉一切並停如有違越仰御史臺察訪聞奏
今若不許報臺不許勘問即是許進奉而廢德音也伏
以陛下憂人思理發自深誠德音中停罷進奉最是大
節昨者裴均所進銀器發在德音之前猶慮四方不知
將謂容有違越特令送出外庫宣報所司遠近傳呼聞

於道路此則不獨人心欣躍感動四方實亦國史光明
垂示百代今未踰數月忽有此消息賀德音之使未絕
於道途許進奉之聲已聞於內外此衆情所以驚愕而
不測也臣訪昨聞又無明勅伏料聖意必無此處分但
恐傳宣之際或致疑誤遂令内外有此流傳實恐旬月
之間散報諸道虧損聖政無甚於斯若此果虛即望宣
示内外令知聖旨使息虛聲伏願宸衷速有處分謹具
奏聞謹奏

奏閩

無分切

鄉禁囚狀

號州閩鄉湖城等縣禁囚事宜

右伏聞前件縣獄中有囚數十人並積年禁繫其妻兒皆乞於道路以供獄糧其中有身禁多年妻已改嫁者身死獄中取其男收禁者云是度支轉運下囚禁在縣獄欠負官物無可填陪一禁其身雖死不放前後兩遇恩赦今春又降德音皆云赦文不該至今依舊囚禁臣伏以罪坐之刑無重於死故殺人者罪止於死坐贓者

身死不徵今前件囚等欠負官錢誠合填納然以貧窮
孤獨唯各一身債無納期禁無休日至使夫見在而妻
嫁父已亡而子囚自古罪人未聞此苦行路見者皆為
痛傷况今陛下愛人之心過於父母豈容在下有此窮
人古者一婦懷冤三年大旱一夫結憤五月降霜以類
言之臣恐此囚等憂怨之氣必能傷陛下陰陽之和也
其囚等人數及所欠官物并赦文不該事由臣即未知
委細伏望與宰相商量兼令本司具事由分析聞奏如

或是實禁繫不虛伏乞特降聖慈發使一時放免一則
使縲囚獲宥生死皆知感恩二則明天聽及卑遠近自
無冤滯事關聖政不敢不言臣兼恐度支鹽鐵使下諸
州縣禁囚更有如此者伏望便令續條疏其事奏上

論承瓘

取狠切

職名狀

承瓘充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

右緣承瓘職名自昨日來臣與李絳等已頻論奏又奉
宣令依前定者臣實深知不可豈敢順旨便休伏望聖

慈更賜詳察臣伏以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為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為都監近日高崇文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為都監此皆權宜且為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便是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便是都統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

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觀之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
伏乞聖慮以此思之臣又兼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
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
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伏乞聖慮又以此
思之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則曾驅使承瓘歲月既
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
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

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
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
今臣忘身命瀝肝膽為陛下痛言者非不知逆耳非不
知危身但以螻蟻之命至輕社稷之計至重伏乞聖慮
又以此思之陛下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即望改為都監
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
聽如蒙允許伏望速宣與中書改為諸軍都監臣不勝
憂迫懇切彷徨之至

論元稹第三狀

監察御史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右伏緣元稹左降事宜昨李絳崔羣等再已奏聞至今未蒙宣報伏恐愚誠未懇聖慮未迴臣更細思事有不
可所以塵黷至於再三臣內察事情外聽衆議元稹左
降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
已來舉奏不避權勢只如奏李公佐等之事多是朝廷
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

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事先以元稹為戒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橫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知其不可者一也昨者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奉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况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詞然外議誼誼皆以為元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自此得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况聞劉士元蹋破驛

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
今中官有罪未見處置御史無過却先貶官遠近聞知
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
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
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
元稹自去年以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收沒平人
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樞及家
口入驛又奏裴玢卑民切違勅旨徵百姓草又奏韓皋使

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
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
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鎮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聞
德宗時有崔善貞密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
李錡大怒遂掘坑縱火燒殺崔善貞未數年李錡果反
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左降後方鎮有過無人
敢言皆欲惜身永以元稹為戒如此則天下有不軌不
法之事陛下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

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何敢煩黷聖
聽至於再三乎誠以所損者微所闕者大以此思慮敢
不極言陛下若以臣此言為忠又未能別有處置必不
得已則伏望且令追制改與一京師閒官免令元稹却
事方鎮此乃上裨聖政下愜人情伏望細察事情斷在
聖意謹具奏聞謹奏

請罷兵第二狀

五月十日進

請罷恒州兵事宜

右緣討伐恒州事宜前者已具奏聞此事至大至切臣
不合一奏便休伏願聖聰再賜詳省臣伏以河北事體
本不合用兵既已用兵亦希萬一所以人意或望成功
今看事勢保必無望何者陛下本用兵之初第一倚望
承璫第二准擬希朝茂昭今承璫自去以來未敢苦戰
已喪大將先挫軍威至今與從史兩軍入賊界下營未
得從史雖經接戰與賊勝負畧均况奏報之間又事恐
非實遷延進退貴引日時不唯意在逗遛兼是力難支

敵希朝茂昭數月以來方入賊界據所奏到賊新市城
一鎮便過不得又奏深澤縣今却被賊打破則其進討
之勢想亦可知劉濟親領全軍分圍樂壽又奏賊城堅
守卒不易攻師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狀似相計會
各收一縣便不進軍如此事由陛下具見據其去就豈
有成功未審聖心何如更有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
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陛下痛惜者二可為陛下深
憂者二何則若果有成功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

可即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
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
臣伏見陛下比來愛人省用發自深心至於聖躬每事
節儉今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富
貴强大臣每念此不勝憤歎此其為陛下痛惜者一也
臣伏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
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議無不許請而後捨模
樣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

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臣每念此實所疚心
此其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
饑渴疲勞疫疾暴露衣甲暑濕弓箭瘡痍上有赤日前
有白刃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
策官健又最烏雜以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
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
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伏聞
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

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強弱
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
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
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臣每思之憂入骨髓此
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伏惟詳臣此狀察臣此心審賜
裁量速有處分如此則是陛下社稷宗廟之福不獨天
下幸甚謹具奏聞

請罷兵第三狀

六月十五日進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懼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具知師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却投邢

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
狀畧無形迹但恐今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為又比來所
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
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
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瓘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
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議不可抽假使承瓘等竭
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
罷兵不知更有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

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固不然劉濟大姦過於
羣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
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
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蓋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量
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
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軍
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
陳奏今果聞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有言語

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貼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整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猶有勢若又此時不罷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

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
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尅猶不可知後事轉難更
何所望至於竭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
生心可為深憂可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況今日
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
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
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
此為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既繁多語亦懇

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况又塵黷不休臣
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為是所言為忠則陛下何忍
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
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不
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論嚴綬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嚴綬江陵節度使
右臣伏以趙宗儒衆稱清介有恒嚴綬衆稱怯懦無恥

二人臧否優劣相懸宗儒自到江陵雖無殊政亦聞清
淨境內頗安縱要改移即合便擇勝宗儒者且嚴綬在
太原之事聖聰備聞天下之人以為談柄陛下罷其節
制追赴朝廷至今人情以為至當今忽再用又替宗儒
臣恐制書下後無不驚歎兼邪人得計正人憂疑大乖
羣情深損朝政臣前後所奏宣撰制若非甚不可者亦
不敢切論今此除授實甚不可伏望聖意更賜裁量其
制未敢便撰伏待聖旨謹奏

論孟元陽狀

奉宣令依中書狀撰制除孟元陽右羽林軍

統軍仍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

右臣伏以孟元陽激水有功河陽有政自到澤潞戎事頗修但以老年事須與替比諸流輩事迹不同今所除官合加優獎昨者范希朝在太原日昏耄不理人情共知及除統軍衆猶謂屈今元陽事即不同希朝又除統軍恐似更屈雖加封爵悉是虛名况元陽功効忠勤天

下有數今以無能者一例除改無所旌別臣恐今日已
後無以勸人以臣所見若改除金吾大將軍輕重之間
實為得所只如柳惟晨李簡之輩有何功業合比元陽
猶居此官動逾年歲伏望聖慈以此裁量其制未敢依
中書狀便撰謹具奏聞伏待聖旨謹奏

謝官狀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

士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旨特加
慰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
受賜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
當星象職在箴規皆須聞望清方行實端慤然可以佐
彌綸於草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翫言必直其節苟輕
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懦自居近職忝
冒已深況超擢榮班慙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寵聞實若

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驚鈍補拾闕遺
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憂愧若無所容無任感恩兢
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陳情狀

元和五年四月
二十六日進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本官合滿欲議改轉知臣
欲有陳露令臣將狀來者臣有情事不敢不言伏希聖
慈俯察愚懇臣母多病臣家素貧甘旨或虧無以為養

藥餌或闕空致其憂情迫於中言形於口伏以自拾遺授京兆府判司往年院中曾有此例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儻授此官臣實幸甚則及親之祿稍得優豐荷恩之心不勝感激輒敢塵黷無任兢惶謹具奏陳伏待聖旨

謝官狀

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

新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兼賜告身者俯偃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跼迹驚惶失

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
昧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慚日深況於官祿之間豈敢
有所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
乏藥石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情
敢望天恩遽從所欲况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稍優臣
今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為子
之誠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烏
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効死以酬恩榮幸不

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蒙恩賜設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孱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煦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况樽開九醞饌列八珍惠過加籩榮優置醴金罍引滿將王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歎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越于下謹奉狀

陳謝以聞謹奏

謝恩賜衣服狀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
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薄効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
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暖而便身臣
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祕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
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而荷寵力不勝衣因物
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

三月三日謝恩賜曲江宴會狀

右今日伏奉聖恩賜臣等於曲江宴樂并賜茶果者伏以暮春良月上巳嘉辰獲侍宴於內庭又賜歡於曲水蹈舞跼地歡呼動天況妓樂選於內坊茶果出於中庫榮降天上寵驚人間臣等謬列近司猥承殊澤捧觴知感終宴懷慙肉食無謀未展涓埃之効素餐有愧難勝醉飽之恩以此兢惶未知所報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九月九日謝恩賜宴曲江會狀

右臣今日伏奉進旨賜臣等於曲江宴會特加宣慰并
賜酒脯等者伏以重陽令節大有豐年賜宴於無事之
朝追歡於最勝之地況天厨酒脯御府管絃寵賜忽降
於寰中慶幸實生於望外仍加慰諭曲被輝華臣等各
以凡才同參密職幸遇休明之日多承飫賜之恩樂感
形骸歡容動而成舞澤均草木秋色變以為春徒激丹
心豈報玄澤謹奉狀

臘日謝恩賜口蠟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口蠟及紅雪漂豆等仍以時
寒特加慰問伏以時逢臘節候屬祁寒豈意聖慈不忘
微賤念嚴凝而加之煦嫗慮皸規倫切瘰之文切而潤以脂
膏喜氣動中歡容發外挾續之恩所勉和則體舒不龜
之澤既霑感而手舞臣等省躬懷愧因物諭情豈止飲
德縈心唯驚寵賜必擬澡身勵節以答鴻私感躍之誠
倍萬恒品謹具奏聞謹奏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屆
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況以
紅牙為尺白銀為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
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塵忝
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違而尸素內
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右今日高品官唐國玆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以節

過藏煙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燭幽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戴

謝恩賜米狀

右今日奉宣旨賜臣等米者伏以頒米之儀朝廷盛典以其非常之物用表特異之恩況春羔之薦時始因風出當夏蟲之疑日忽自天來煩暑迎消涼飈隨至受此

殊賜臣何以堪欣駭慙惶若無所措但飲之慄慄常傾
受命之心捧之兢兢永懷履薄之戒以斯惕厲用答皇
慈謹奉狀陳謝以聞

謝賜新厯日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前件新厯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
躬捧持開卷受時見履端之有始披文閱處知御厯之
無窮慶賀既深感戴無極謹奉狀陳謝

謝恩賜茶果等狀

右今日高品杜文清宣進旨以臣等在院修撰制問賜茶果梨脯等曲蒙聖念特降殊私慰諭未終賜賚旋及臣等慙深曠職寵倍驚心述清問以修詞言非盡意仰皇慈而受賜力豈勝恩徒激丹誠詎酬玄造

謝賜設及匹帛狀

右今日高品劉全節奉宣進旨以臣等在院覆策畢特加慰問并賜設及匹帛者臣等職在掌文詔令考策雖竭鄙昧猶懼闕遺豈意皇鑒下臨聖慈曲至惠加賜食

榮及承筐寵厚縑紉仰難勝於玄貺恩深醉飽退有愧
於素餐徒積慙惶何酬慶賜

社日謝賜酒餅狀

右今日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饌餅等伏以時唯秋社
慶屬年豐頒上尊之酒漿賜太官之餅餌既非舊例特
表新恩空荷皇慈豈伸丹慊謹奉狀陳謝

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

唐白居易撰

奏狀三

凡七首

論重考科目人狀

今年吏部應送科目及平判人所試文書等
右臣等奉中書門下牒稱奉進旨令臣等重考定聞奏
者臣等竊有所見不敢不奏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

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吏部事至繁劇考送固難精詳所送文書未免瑕病臣等若苦考覆退者必多韓臯累朝舊臣伏料陛下不能以小事致責臣等又以朝廷所設科目雖限文字其間收採兼取人材今吏部只送十人數且非廣其中更重點落亦恐事體不弘以臣所見兼請不考已得者不妨僣倖不得者所勝無多貴收人材務存大體伏乞以臣等此狀宣付宰臣重賜裁量伏聽進旨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
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臣白

居易等狀奏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
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

舉人自代狀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

楊嗣復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三
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
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
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

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

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
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

知制誥臣白

居易狀奏

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

右臣等伏料自欲重試進士已來論奏者甚衆伏計煩
黷聖聽之外必以為或親或故同為黨庇臣今非不知
但以避嫌事小隱情責深所以冒犯天威不敢不奏伏
希聖鑒試詳臣言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
弟得者僥倖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乃至公至

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況臣等才識淺劣謬蒙選充考官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懼實憂愚昧不副天心敢不盡力竭誠苦考得失其間瑕病纖毫不容猶期再三知臣懇盡然臣等別有愚見上裨聖聰反覆思量輒敢密奏伏准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切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

量倘陛下垂仁察之心降特達之命明示瑕病以表無私特全聲名以存大體如此則進士等知非而愧恥其父兄等感激而戴恩至於有司敢不懲革臣等皆蒙寵擢又忝職司實願裨補聖明敢不罄竭肝膽謹具奏聞

伏待聖裁謹奏

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

易等奏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

讓絹狀

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

恩賜田布與臣人事絹五百匹

右田布以臣宣慰進旨敬命荷恩遂與臣前件絹臣不敢受尋以奏陳昨日中使第五文岑就宅奉宣令臣受取者臣以當時進狀陳謝訖感戴聖恩昨日不敢不謝酌量事理今日不敢不言臣家素貧非不要物但以昨者陛下遣臣宣諭田布不同常例田布今日之事不同諸家何者未報父讐未雪國恥凡人有物猶合助之況取其財有所不忍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誠云一飯之飽必均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今以五百

匹絹與臣若便受則是有違制命不副天心臣又以
凡節將之臣發軍討叛大費雖資於公給小用亦藉其
家財今陛下方欲使田布誓心報讐捐軀殺賊伏料宣
諭慰問使者道路相望若奉使之人悉須得物臣恐鎮
州賊徒未殄田布財產已空欲救將來乞從臣始此則
求田布物者必息而田布感聖渥倍深責其成功必有
可望臣食國家之厚祿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錢尚慙
尸素無名之貨豈合苟求伏願天鑒照臨知臣不是飾

讓臣又非不知如此小事不合塵蹟尊嚴心實不安不敢不奏其前件絹臣尋已却還田布伏乞聖慈許臣不敢取仍望宣示田布令知聖恩謹錄奏聞伏待進旨

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長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
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勳員外郎
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鄆
州刺史

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
伏以李景儉因飲酒醉詆忤宰相既從遠貶已是深文
其同飲四人又一例左降臣有所見不敢不陳伏以兩
省史館皆是近署聚飲致醉理亦非宜然皆貶官即恐
太重況獨孤朗與李景儉等皆是僚友旦夕往來一飯
一飲蓋是常事景儉飲散之後忽然醉發自猶不覺何
況他人以此矜量情亦可恕臣又見貞元之末時政嚴
急人家不敢歡宴朝士不敢過從衆心無憊以為不可

自陛下臨御及此二年聖慈寬和天下欣戴臣恐此詔
或下衆情不免驚憂兼恐朝廷官寮從此不敢聚會四
方諸遠不知事由奔走流傳事體非便伏惟宸鑒更賜
裁量免至貶官各令罰俸感恩知失亦足戒懲臣不揆
蠢愚輒敢塵黷豈不懼罪豈不惜身但緣進不因人出
於聖念自忠州刺史累遷中書舍人已涉二年一無裨
補夙夜慙惕實不自安前後制勅之間若非甚不可者
恐煩聖聽多不備論今者所見若又不奏是圖省事有

負皇恩伏希天慈以此詳察知臣所奏不是偶然其獨孤朗等四人出官詞頭臣已封訖未敢撰進伏待聖旨

論行營狀

應緣鎮州行營利害事宜謹具如後

一請專委李光顏東面討逐委裴度四面臨境招諭事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詔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士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

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反難為用節將太衆則
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
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衄女穴切者不聞得罪既無懲
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許
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
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
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
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

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
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陣素有威名裴度
為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
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
無出於此況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
一面以此計度無如二人

一請抽揀魏博澤潞易定滄州四道兵馬分
付光顏事

右伏請詔光顏於前件四道揀選馬步精銳者每軍各取三四十人並令光顏專統一則藉其兵力討襲鎮州二乃每軍抽人不為不用其餘放去理亦無妨況令守疆亦足展効或聞澤潞魏博兵馬同討淮西之時素諳光顏勤卹將士必樂為用可望成功今光顏得到下博後即陳許先有八千人昨又發三千人光顏又領鳳翔馬軍一千三百人加以徐泗鄭滑河陽等軍悉皆勁銳堪用况兼魏博等四道所抽兵馬約有三四萬人盡付

光顏足以成事其襄陽陝府東都汝州等道兵馬仍委
光顏揀擇可否若不堪用不如放還豈唯虛費資糧兼
恐撓敗軍陣今既只留東西二師請各置都監一人諸
道兵馬監軍伏請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
功

一請勒魏博等四道兵馬却守本界事

右伏以朝廷本用田布之意以弘正遇害令報父仇望
其感激衆心先立功効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

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或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七萬貫今天下百計求取不足充其數月衣糧若且依前將何供給則不如使退守本境自供給衣糧省費之間利害明矣其澤潞易定等雖經接戰勝負畧均且昭義全軍收臨城一縣不得則其兵力亦可知矣滄州新經敗挫叔良又乏將謀勢不支任必無可望今請魏博等四道各歸本界嚴守封疆如此則不

獨減無用之兵亦可以省有限之費就中魏博尤要退軍虛費貲糧最可痛惜者也

一請省行營糧料事

右伏以行營最切者豈不以國用將竭軍費不充更至春夏已來實恐計無所出今若兩道共留六萬其餘退食本道衣糧即每月所費僅減其半一月之用可給兩月唯供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責其死戰敢不盡心臣以為當今至切無過於此

一請因朱克融授節後速討王庭湊事

右克融庭湊同惡相濟物情事理斷在不疑今朝廷特赦克融新授節鉞縱終助援必恐遲疑當逗留克融之時是經營庭湊之日遲則心固久則計成三數月間須有次第延引入夏轉難用兵今正是時時不可失以臣等所見謹具如前伏以行營今日事宜真可謂急危極矣其間變故遠不可知但恐如今救已遲晚若猶可及無出於此何者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

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伏料陛下覽臣此狀必有二
疑一者以臣等悉是儒生不諳兵事縱知誠懇的未信
行臣亦以此自疑久未敢奏今既事切不敢不言若攻
戰機宜非臣所習而軍國利害雖愚亦知况察羣情兼
聽衆議與臣此奏所見多同伏望不以臣等儒生輕而
不用也二者伏恐行營事勢奏報不真皆云賊徒計日
合破又陛下以制置既久難於改移前事若得其宜即
合旋有成績至今既無次第安得不務改圖古人云收

之桑榆事猶未晚若因循且過即救療轉難臣又切有
過憂敢不盡吐肝肺實恐軍困不濟更須百計誅求日
引月加以至困極今天下諸色錢內每貫已抽減三百
茶鹽估價有司並已增加水陸關津四方多請率稅不
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於此
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不以重難改移忽於大計也臣等
又憂深州久圍救兵不至弓高新陷糧道未通下博諸
軍致於窮地光顏兵少欲入無由外既救援不來內即

餽糧罄竭各求生路誰向死門無可奈何忽然奔散即
聖心雖悔其可及乎其鑒不遙在貞元中韓全義五樓
之敗是也伏望陛下詳臣此狀思臣此言若以為然速
賜裁斷臣等受恩日久憂國情深志在懇切言無方便
伏望聖鑒俯察愚衷無任感激悃款之至謹同詣延英
門進狀以聞伏聽勅旨謹奏

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
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

臣白居易
易狀奏

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長慶二年五
月十一日奏

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鬪爭無事而殺者名
為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
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為鬪相擊為毆交鬪致死始名
鬪殺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
無損傷則不得名為相擊阿王當夜已死又何以名為
相爭既非鬪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右按律疏云不
因爭鬪無事而殺名為故殺此言事者謂爭鬪之事非
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

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
兩字不引爭鬪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
人殺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
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是明事謂爭鬪之事非他
事也又凡言鬪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鬪一毆
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
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
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為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

故殺即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了則曰我因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又如此可乎設使因爭理猶不可況阿王已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又大理寺所引劉士信及駱全儒等毆殺人事承前寺斷不為故殺恐與姚文秀事其間情狀不同假如畧同何妨誤斷便將作例未足為憑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寃故殺者從今得計謹

同參酌件錄如前奉

勅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愚其律縱
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
一頓處死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